

国际关系

俄格冲突的影响探析

黄登学

[摘要]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发展可谓龃龉不断、一波三折,两国在格鲁吉亚一些自治共和国(州)地位、合作反恐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对立不断加深,特别是最近两国在南奥塞梯问题上的争执急剧升级,终致双方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此次俄格冲突一方面将加剧一些独联体国家的“忧患意识”而加速其倒向西方的步伐,另一方面也会促使美国继续加大“遏俄、防俄”的力度而推动俄美对抗进一步升级;俄格围绕南奥塞梯的冲突实质上是俄美国围绕格鲁吉亚问题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所进行的一场地缘战略角力,其影响虽然深远而广泛,但还不至于引发俄美间的一场新“冷战”。

[关键词] 俄格冲突;俄美关系;俄格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1755(2009)01-0028-33

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关系发展可谓龃龉不断、一波三折,两国在反恐、能源等问题上的矛盾与对立不断加深,特别是最近两国围绕南奥塞梯问题所发生的军事冲突,^[1]更是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此次俄格冲突实质上是俄美国围绕格鲁吉亚问题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所进行的一场地缘战略角力,其背景错综复杂,所带来的影响深远而广泛。

一、进一步加大独联体的离心力,加速一些国家倒向西方的步伐

俄罗斯一贯视独联体国家为自己的专有“利益范围”和保障自身安全和逐鹿国际政治舞台的“后院”,强调其在此区域内“起着特殊作用,负有特殊使命”,^[2]因而,自独联体成立以来,俄罗斯就一直积极致力于建立独联体统一的“经济空间”和“军事政治空间”。然而事与愿违,从实际情况来看,独联体的一体化进程不仅步履缓慢,成员国缺乏向心力和凝聚力,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日益明显。早在1999年,格鲁吉亚就连同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三国宣布集体退出集体安全条约,同年,在“不能再恢复帝国”、“不做俄罗斯的牺牲品”的旗号下,格鲁吉亚又与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以及乌兹别克斯坦走到一起,组成了“古阿姆”集团。“古

阿姆”从建立之初就倾向于与北约发展关系,希望得到北约的支持。而在近些年乌克兰、格鲁吉亚等国的“颜色”革命相继得逞后,独联体“独多联少”的空洞化趋势更是暴露无遗。而其中的原因,除了俄罗斯经济衰败、国力孱弱难以产生足够的“磁场”和凝聚力以及西方的拉拢和“诱惑”以外,最重要的恐怕就是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帝国”意识的担忧和疑惧。

俄罗斯的历史发展轨迹给世人一个深刻的印象,即:俄罗斯民族自尊——大国意识——扩张主义——霸权主义。俄罗斯人认为,俄罗斯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大国,而且注定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大国,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天生优越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一种预感,俄罗斯注定是伟大的,俄罗斯是个特殊之国,它不同于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3]“上帝把我们塑造得过于伟大,以致我们成了利他主义者……它让我们考虑的不是民族的利益,而是把人类利益托付给我们。”^[4]这种使命感集中体现在俄罗斯人所特有的普世意识与救世主思想之中。俄罗斯学者波·赫罗斯指出,“‘俄罗斯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国家思想、帝国思想。与世界强国相应的,是思想上的俄罗斯救世说。正是这种俄罗斯救世思想,无论以官方意识形态出现,还是以经过加工后的知识分子的理论出现,或者是作为群众的‘大国’心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领土扩张的

思想基础,也是向往在世界上发挥特殊作用的思想基础。”^[5]直到今天,俄罗斯人仍然念念不忘这样一种所谓的“抱负或理想”,即“应当永远记住,俄罗斯自古就负有一项历史使命:担当起解决别国无法解决的任务。”“世界应当感谢俄国发挥了拯救者、解放者的作用。俄罗斯每过百年便履行一次历史使命……这是俄罗斯的天然使命……”^[6]

俄罗斯人蕴藏于内心深处的这种天然的使命意识在其外交政策上集中表现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和苏联的霸权主义。俄罗斯有扩张主义的传统,俄罗斯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典型的扩张主义文化,俄罗斯几百年来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扩张的历史,俄罗斯人从来没有把自己统治的范围限制在自己现有的领土上,只要有条件和机会,俄罗斯总是要伸出自己的“触角”,扩展自己的势力范围。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索洛维约夫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具有“液态因素”的民族,这里所说的“液态因素”就是指,在俄罗斯的文化里面,有一种世界意识,与这种世界意识相适应,俄罗斯民族具有天然的进攻性和扩张性。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遭受重创,但俄罗斯的大国意识、帝国野心并未泯灭,其“欲与天公试比高”的扩张欲望只是限于一时的“实力不济”而暂时收敛而已。国际社会较普遍地把俄罗斯看成是一个地区大国,而俄罗斯人却认为,“不管从其潜力来看,还是从它对世界事务进程的影响来看,或者是从与此有关的责任来看”,俄罗斯“仍然是一个伟大国家”。^[7]近年来,俄罗斯经济飞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日隆,应当承认,如果俄罗斯的内外政策得当,以其拥有的资源、人力基础,俄罗斯复兴的日子并不遥远。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恰达耶夫曾经说过:“我们站在世界的两大部分——东方和西方之间,一个臂肘支撑在中国,另一个支撑在德国,我们应当将这伟大的两端连接起来把整个世界的历史融入我们的文明。”^[8]正是俄罗斯人这种令人生畏的“历史抱负”及其遗传基因里的扩张主义,使得整个世界包括西方国家对俄罗斯不能不抱有非常大的防范心理。特别是对于独联体国家而言,由于存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历史渊源,相当一部分独联体国家始终把俄罗斯视为对它们主权的最大威胁,彻底摆脱对俄罗斯的依附一直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发展目标。而包括格鲁吉亚(2008年8月,格鲁吉亚宣布退出独联体)在内的独联体国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俄罗斯在重新“崛起”后会不会重新祭起大国沙文主义的大旗,改变周围国家的版图和恢复帝国疆域?这个问题

始终是这些国家独立后饱受困扰、挥之不去的梦魇,也是它们积极投靠西方寻求安全保证的基本动力所在。

在乌克兰等一些独联体国家看来,俄罗斯对独联体的政策“包藏祸心”,其积极推动独联体一体化进程的最终目标不过是待国力强大后重新将这些国家纳入俄罗斯的版图,实现昔日的“帝国”梦。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的军事“入侵”明白无误地暴露了俄罗斯的扩张野心,正如乌克兰总统尤先科所言:“格鲁吉亚所遭受的就是最好的例证,在当前的形势下,军事行动是多么容易被强加于一个没有集体安全保障的国家头上。”^[9]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专家菲利普斯指出,俄罗斯旨在通过此次俄格冲突“向所有前苏联加盟国发出信号,俄罗斯正在重新崛起,愿意练练拳脚。”^[10]而这必然会加剧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帝国”情结的疑惧,进一步推动独联体国家的离心倾向,促使它们加快倒向西方,从而寻求安全的保障。

二、推动俄美“对抗”进一步升级

冷战结束以来,俄美关系的发展也是“一波三折”,所谓的“蜜月期”只是短暂的一瞬,随着两国战略分歧与利益矛盾的日益显现,双方在北约东扩、中亚“颜色革命”等众多问题上的争斗更加激烈。特别是以2007年初美国执意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开端,俄美关系急剧恶化。从2月份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慕尼黑欧安会议上发表针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抨击性言论,到5月31日严厉斥责美国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的举动是“独裁的和帝国主义的做法”,再到俄美在科索沃独立问题上的针锋相对,俄美关系趋向“冰点”,其互动模式已经从原来既争斗又合作的温和态势向“对抗性”的争斗态势悄然发生转变,“尽管新的冷战未必会出现,但俄美关系的‘对抗模式’已经形成。”^[11]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谢尔盖·罗戈夫甚至声称,如果我们密切关注现在的美俄关系,(不难发现)我们处在“新冷战时代”的边缘。^[12]

冷战结束后,对于俄罗斯,美国采取的是“遏制、弱化与挤压战略”。美国认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尽管综合国力急剧下降,已难以形成与美国在全球相抗衡的力量,但仍然是除美国之外惟一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北冰洋均有战略利益,并可同时在亚太和欧洲两个战略方向上与美国争夺国际事务主导权的世界级大国。

俄罗斯地大物博,拥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其拥有的战略核武库与美国不相上下,是惟一能够抗衡和迅速摧毁美国的军事大国。从长远看,横跨欧亚大陆的俄罗斯完全具备复兴为超级大国的基础。因此,美国对俄政策的根本目标就是通过从经济、政治、军事、地缘等各方面进一步遏制和弱化俄罗斯以彻底消除其所形成的威胁,使它“服从于美国的经济和金融专横,将其变成一个依赖于美国的、确保向西方‘民主国家’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国家”,^[13]并最终将其完全纳入以美国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中。受这种观念的主导和支配,美国通过“北约”东扩^[14]和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策动“颜色革命”,使独联体几近“支离破碎”。“9·11”后美国借反恐之名对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大规模进驻,特别是一些永久性军事基地的建立,已实现了美国所谓对俄罗斯实施“零距离”遏制的战略,俄罗斯在中东欧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和战略缓冲地带已被蚕食殆尽。而美国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举动,更是把美国的核武搬到了俄罗斯的“家门口”,使俄罗斯国家安全利益愈加“雪上加霜”。

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进攻战略,以美国执意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为契机,俄罗斯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开始了一场“绝地反击”,从而走上一条与美国的“对抗”之路,俄罗斯“实际上被置于必须采取反击行动的境地”,俄被迫也必须采取相应的决定。^[15]

格鲁吉亚虽为一个面积不足7万平方公里的“弹丸小国”,但由于其异常重要的地理位置而成为俄美两家的必争之地。格鲁吉亚是美国实现对俄罗斯战略包围的重要一环。掌控了格鲁吉亚,美国就可以在此把东欧与中亚连接起来,形成一条西起波罗的海,东抵中亚腹地,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军事战略分水岭,其战略纵深与俄边界地区接壤,并直逼俄罗斯腹地,“显然,华盛顿是选择了格鲁吉亚作为自己在该地区的主要附庸国……美国对萨卡什维利不惜一切的支持给莫斯科造成一种印象,即华盛顿正在执行一种破坏和削弱俄罗斯在该地区影响的政策”;^[16]而对于俄罗斯来讲,格鲁吉亚既是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俄腹地的一道屏障,又是俄罗斯南下伊朗进入波斯湾的天然平台,因而格鲁吉亚并入西方的“势力范围”被俄罗斯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从表面上看,这场俄格冲突的诱因似乎是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争夺南奥塞梯地区的控制权,而实质上是一场俄美两国围绕格鲁吉亚问题以及外高加索地区所进行的地缘战略角力。

俄格冲突发生后,美国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美

国总统布什指出,“莫斯科在南奥的行动是不能接受的”,并要求所有部队撤回回到8月6日前的地区。美国副总统切尼则强调,美国坚决支持格鲁吉亚人民以及格民选政府,反对任何威胁和侵犯格主权及领土完整的行动,表示要全力遏止俄罗斯“侵略邻国”的野心。此后,美国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名义领军介入格鲁吉亚,并派出大量舰艇向黑海集结,希望以此恫吓俄罗斯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目的。同时,美国还一改过去谴责、威胁的“姿态性”做法,开始启用实招,高调宣布搁置2008年5月同俄罗斯签署的民用核合作协议,这是俄格军事冲突以来,美国首次针对俄罗斯采取的实质性惩罚措施。另据俄罗斯《独立报》9月12日刊发的一篇文章称,美国正在酝酿一个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计划:作为对俄罗斯承认南奥塞梯及阿布哈兹独立的报复,美国准备承认俄罗斯联邦一些主体的独立地位,“在格鲁吉亚事件的背景下一个十分明显的情况是,美国人决定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一个旨在同时实现多重目标的重大方案,其中最重要的目标就是通过挑拨俄联邦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深刻矛盾与裂痕来削弱俄罗斯联邦及其竞争力。”^[17]针对美国的这些举措,俄罗斯迅速予以回应:俄罗斯正式承认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独立并与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俄军将按照俄与南奥塞梯及阿布哈兹签署的双边协议驻扎在这两个地区;派遣黑海舰队导弹巡洋舰在黑海地区进行“武器和通讯器材试验”;进一步升温与伊朗的关系,考虑扩大与伊朗在核领域的合作计划;在全球范围内“启动战略飞行计划”,加强与古巴的军事合作,并派重型轰炸机飞抵美国“后院”委内瑞拉,以此向美国显示“俄罗斯有能力做些事情,你们能派军舰到黑海,我们就能派轰炸机到你家门口。”^[18]此外,俄罗斯还于2008年11月派重型舰队远赴加勒比海,与委内瑞拉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这也是冷战后俄重型舰队首次逼近美国本土。由此可见,此次俄格冲突已经使俄美间的实质对立浮出台面,俄美两国间保持多年的脆弱的政治信任荡然无存,双方重大战略上的分歧表面化,本来就已经日益“冰化”的俄美关系更加紧张,双方的对抗也将继续呈现逐步升级之势。

三、俄格冲突是否会引发新的“冷战”?

俄美围绕格鲁吉亚问题的对抗呈现不断升级之势,美国和北约舰队与俄罗斯军舰在黑海的集结与对

峙更是仿佛让世人看到了昔日“冷战”的硝烟,而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 2008 年 8 月 31 日提出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五项原则则被英国媒体解读为“新冷战”的蓝图。那么,俄格冲突是否会导致俄美对抗走向一场新的“冷战”呢?笔者认为,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察,俄美的对抗还不至于发展成一场新的“冷战”,原因如下:

首先,当今世界的大国关系以及欧美关系与冷战时期相比存在极大的差异,今日俄美关系的紧张状态与昔日冷战的两极对峙也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冷战时期的基本特点是国际关系呈现两极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与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集团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不仅世界大国、而且大多数中小国家都附属或基本附属于其中的某一阵营,整个世界实际上成为美苏争霸的舞台。

而冷战结束以来,整个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两个政治军事集团的对立不复存在,两个平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消失,以往不可调和的意识形态冲突也已烟消云散;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政治多极化日益深化,整个世界日益融为一个相互依存的一体化的经济体系;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主题,敌对性的大国关系成为过去,协调与协作成为大国关系的主流,以往的“零和”博弈正在被“互利共赢”合作模式所取代,正如法国总统萨科奇所言,如今“‘敌人’和‘对手’等概念已经过时,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将‘竞争’和‘角逐’关系转化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建立‘更符合实际的 21 世纪国际新秩序’,更有效地迎接全球化挑战。”^[19]同时,面对诸多全球性的新问题、新挑战和新威胁如恐怖主义、金融动荡、能源危机、气候变暖等,世界各国正在变为一个相互依存、息息相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此外,冷战期间,面对可能来自苏联的安全威胁,欧美称得上是铁板一块,“众志成城”,而在多极化不断向纵深发展的今天,欧盟却常与美国“离心离德”,甚至成为世界上抵制和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世界安全战略领域,欧盟反对美国退出反导条约和谋求自己绝对安全和绝对军事优势的企图;在世界政治格局问题上,欧盟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国的单极图谋;欧盟主张多边合作,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欧盟还致力于发展自己的独立防务能力,加速组建欧洲快速反应部队,以最终实现自主安全;欧盟主张维护联合国权威和现有的国际条约、协议和准则,反对美国单方面违反、否定和退出国际条约和协定等等。此外,

欧盟与俄罗斯日益融合的利益链条尤其是在能源领域对于后者日益严重的依赖,也使前者在诸多涉及俄罗斯利益的国际政治问题上往往与俄暗通款曲,如在伊拉克战争和伊朗核谈判等方面,欧盟都能与俄罗斯协调各自的立场并作出政治配合,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美国的霸权行径。此次俄格冲突爆发后,身为欧盟轮值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立即出面调停,在停战协议的关键条款上刻意迁就俄罗斯,就是“俄欧合作”的一个最新例子。换言之,欧美在众多国际重大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也基本排除了重现“冷战”的现实可能性。

其次,俄罗斯没有与美国进行新“冷战”的主观意愿。目前俄罗斯奉行“国家利益至上、国内目标高于国外目标”的“务实外交”路线,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伙伴、互利、非对抗关系”,把为俄罗斯经济复兴和实现国家现代化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尽管俄罗斯国内反西方情绪浓重,各种政治势力也向当局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但莫斯科并不想与美国和欧盟对抗,相当一部分俄罗斯政治和经济精英也致力于发展与西方的合作关系。”^[20]普京强调,今后 20 年是俄罗斯实现复兴的关键时期,俄罗斯的首要利益是解决国内危机而非改变世界,是促进经济发展而非抗衡美国霸权,俄罗斯不想与美国和西方对抗,而是力争融入欧洲社会,“俄永远不会主动同其他国家发生对抗,俄无意重返‘冷战’时代,俄罗斯的主要任务是内政问题,而不是与境外伙伴对峙。俄罗斯希望与所有伙伴国家发展伙伴、同盟和战略关系,包括美国在内。”^[21]今年刚刚出台的《俄罗斯 2020 年发展战略》也明确指出,面对当前世界上正在展开的新一轮军备竞赛,为了巩固国家安全和维护国家利益,俄罗斯需要制定新的 2020 年武装力量建设的新战略,但是,俄罗斯会“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不让自己陷入耗费巨大的对抗之中,其中包括不能陷入对于俄罗斯的内部发展是致命的新一轮的军备竞赛中去……为了解决我们国家的任务,我们需要和平的、富有建设性的国际关系日程。”普京强调,鉴于苏美军备竞赛的教训,俄将采取省钱而效率高的“非对称”措施回应美国的挑战。俄罗斯不会再上美国的当,进入无节制军备竞赛轨道。俄罗斯最新国家发展战略的内部目标指向是要构筑俄罗斯创新型社会,而在对外战略方面,俄罗斯实行独立自主、现实和负责任的对外政策,愿意在所有领域——安全、科学、能源以及解决气候问题上与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合作,俄罗斯希望最积极地加入到全球及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去,并成为“整个国际社会的可靠伙伴”。^[22]

罗斯每周对外政策》2008. 8. 18—8. 24, 俄罗斯政治分析中心, 2008 年 8 月 25 日。)

[10] [27] 《美俄暗战格鲁吉亚》[N], 《中国青年报》2008 年 8 月 11 日。

[11] 俄学者: 《美国已使世界处于军备竞赛边缘》, <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03/8/9/8/100389880.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0389880>。

[12] 耿学鹏: 《俄美矛盾日渐凸显“新冷战时代”来临?》[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7 年 5 月 8 日。

[13] [俄] 阿·拉特舍夫: 《面对美国战略攻势的俄罗斯和中国》, 王韶兴等主编: 《中俄改革及其对外政策研究》[M],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425 页。

[14] 2004 年 3 月, 北约将东欧 7 国(保加利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 收入麾下, 实现了北约 1949 年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东扩, 2006 年 11 月, 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支持阿尔巴尼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马其顿和乌克兰尽快加入北约的法案, 至此, 北约不仅将几乎所有前华约成员国、而且将原苏联的五个共和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揽入怀中, 剑锋直指俄罗斯腹地。

[15] [22] [25] ½±°¼°Á ÁÁ°¿, “ ÁÁÁ±½°° Á±°Á°Ñ ÁÁ°° µÁ 2020 ‘Áµ±, ÁÁ°»Á¼± ‘±½°Á± 9 µ°Á±Ñ 2008 ’. (弗·普京: 《俄罗斯 2020 年发展战略》[N], 《俄罗斯报》2008 年 2 月 9 日。)

[16] ¾°ÁÁ°» ±¼Á, “ ½°ÁÑ ÁÁ°Ð”, ÁÁ°Ñ³ ¾°Á² ±½¿Á» ÁÁ°Á°¼, No. 6, ÁÑ²ÁÎ- ½°±ÁÎ 2007 ’. (德·萨伊姆斯: 《失去俄罗斯》[J], [俄]《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7 年第 6 期。)

[17] ½°¼° ½°¼°¿Á³, “ ÁÁÁ³ÑÁ ½°¿°Ð Á±½°¼°± — ¾°¼°¼°

½°¼°ÐÁ Á¼±Í Á±ÁÁÊ½°Ñ ½°¼°Á° ÁÁ°° ±½¿Á» È½°ÁÁ¿ÁÁ° ÁÁ°° ”, ÁÁ°»Á¼± ‘±½°Á± ½°¼°±½°¼°Í» ¾°ÁÁ¼, No. 4750, ÁÁ 12 ½°¼°ÁÑ²ÁÑ 2008 ’. (谢·米里诺夫: 《筹划分裂路线——美国正在酝酿破坏俄罗斯领土完整的计划》[N], 《俄罗斯报》2008 年 9 月 12 日。)

[18] 美联社加拉加斯 2008 年 9 月 11 日电, http://www.zylzk.com/hqxw/2008/0912/article_110.html。

[19] 《萨科奇: 单极世界结束 相对大国时代登场》, <http://cn.chinareviewnews.com/doc/1005/4/9/7/100549777.html?coluid=0&kindid=0&docid=100549777>。

[20] “ ÁÁ°»Á¼± ¾°¼°¿ÑÑ ÁÁ°Á°¼±28. 05-03. 06. 07”, ½°¼°ÁÁ°Á°Á°É½°¼°Á» ½°¼°¿ÁÁ°ÁÁ°Á ÁÁ°°°, 4°Ð¿Ñ 2007’. (《俄罗斯每周对外政策》2007. 5. 28—6. 3, 俄罗斯政治分析中心 2007 年 6 月 4 日。)

[21] 2008 年 2 月 14 日, 普京在总统任内的最后一次年度大型记者招待会上回答提问时语。

[23] 王海运先生撰文指出, 俄罗斯要成为“世界强国”, 需要克服包括经济环境、人口、地缘战略环境等 8 方面的问题(详细论述参见王海运: 《俄罗斯崛起要过八道坎》[N], 《环球时报》2006 年 11 月 24 日。)

[24] . . Á²±Á³, “ ÁÑ½°¼° ½°ÇÁ¼°µ¿±¾¿Á±”, ÁÁ°Ñ³ ¾°Á²±½¿Á» ÁÁ°Á°¼°¼, No. 2, ±Á- Á½°¼°Í 2007 ’. (阿·戈尔巴托夫: 《“冷战”会降临吗?》[J], [俄]《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2007 年第 2 期。)

[26] ½°¼°Á¼± ÁÁ²Í°°, ½°¼°¾°Á Á¹Í¼°¿, “ ÁÁ µ³±Á½°ÐÁ µ³±, ÁÁ°»Á¼± ±½°Á± 13 Á¼°ÁÑ²ÁÑ 2007 ’. (弗·沃罗比耶夫、弗·库兹明: 《关于“二加二”》[N], 《俄罗斯报》2007 年 10 月 13 日。)

作者简介: 黄登学,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法学博士。(济南, 250100)

收稿日期: 2008-09-16

修改日期: 2008-09-23

litical activities. In the future,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of Shiites would also be influenced by sect power separation system, political behavior of Hezbollah and the alt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23** An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the Diplomacy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by Lu Jing*
From fighting for and defending the nation's independenc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of WWII to the development of all-round and multifacet diplomacy after the cold wa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kept changing their idea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and in this process, their diplomatic task and aim have been adjusted, diplomatic methods have become more variable and flexible. History proves that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achieve diplomatic success, they should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peace, independency and non-alignment, increase the comprehensive state power, strengthen unity and cooperation and have the courage to defend their interest.
- 28**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s of Russia-Georgian Conflicts *by Huang Dengxue*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rel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Georgia has been fluctuant and contentious. The contradiction and confrontation on the role of autonomic republic/state in Georgia and anti-terrorism cooperation have been deepened, and recently the escalated feud on South Ossetia led to furious armed conflict. On the one hand, this conflict will intensify the "worries on the minds of some CIS countries" and accelerate their leaning toward the western world; on the other hand, it will strengthen US effort to contain and guard against Russia and consequently accelerate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The substance of the conflict of South Ossetia is a geostrategic wrestle around Georgia and outer Caucasia. The influence of this conflict is deep and broad, but it will not cause new "Cold War"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S.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 34** The Cause for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Protection of the Security of Overseas Chinese Citizen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by Xia Liping*
It is an international norm for a state to protect the legal interests of its overseas citizens and corporations. Sinc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up, more and more Chinese citizens and enterprises have gone abroad. How to protect their security? This paper sums up the measures 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field in recent years and made a brief analysis on the causes leading to these changes.
- 41** An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Predicament and the Way Out for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by L Xiaoli & Zhong Zhun*
Sino-Japanese relationship can be described as "bottle-neck" because of historical issues in recent years. This paper tries to use different IR theories to expla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nd the role of historical issues. The author thinks that "Security Dilemma" of the realist theory can explain the present predicament and the historical issue works as "the last straw". "Correlative dependence" in the liberalist theory can not solve the predicament, the biggest obstacle being the historical issues. The theory of constructivism provides a possible way to improve and develop the relationship. Self-constraint on both sides on historical issues is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

Theoretical Probes

- 46** The Basic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x's Choice and Enlightenment *by Wang Cungang*
The basic approach for developing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very important, but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opinions on it. In this regard, the method used by Robert Cox to construct critical theory and its success give us the following enlightenment: First, take an open attitude to theory; Second, pay more at-